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十七回 盛希僑酒鬧童年友 譚紹聞醉哄孀婦娘

話說譚紹聞要去，希僑那裡肯放。因問隆吉道：「王賢弟，令姑老伯母，性情厲害麼？」隆吉道：「家姑娘性情仁慈，舍表弟輕易不受半句氣兒。」希僑道：「譚賢弟，你一定要回去，想是怕盛價？難說一個主人怕他們不成？」紹聞笑道：「豈有怕小價之理。」希僑道：「正是哩。像如舍下，有七八家子小子，內邊丫頭鬻婦也有十來口。我如在外一更二更不回來，再沒一個人敢睡。即如家中有客，就是飯酒到了天明，家中就沒一個敢睡的。若是叫那個不到的，後頭人是頓皮鞭，前頭人是一頓木板子，準備下半截是掉的。」隆吉道：「大哥還是衙門裡傳下規矩。」慧照說：「我昨晚見丫頭桂兒睡了，你叫他起來，他白不起來，你還笑了一陣子，怎麼不厲害哩？」希僑笑道：「你不胡說罷。只是如今要吃兩盅酒，偏偏人不湊手。只聽有人叫角門，希僑認得聲音，說道：『老滿回來了。寶劍兒，去開門。』滿相公進的門來，與眾人拱了一拱，又問：『此位是譚相公麼？』希僑道：『是。』二人又行了禮。希僑道：『狗何如？』滿相公道：『不成。狗大粗腿，還不勝咱那條黑狗。不要他。』希僑道：『寶劍兒，南廳裡搜六稜桌兒坐，好喝酒。省的胡讓。』果然寶劍、瑤琴搬的六稜桌來，一面坐一人。只是五個人，還少一個人。希僑又叫寶劍兒道：

「想起來了，你去水巷衝衝接晴霞來。把挑轎抬去，他不用打扮就來。」寶劍去了。

這五人說了一陣閒話，晴霞到了。見有客，磕下頭去。紹聞是從沒經見的，勿論說話，連氣兒也出不上來。隆吉做過幾年生意，還說幾句市井的話。希僑叫道：「速燙酒來！」寶劍擺開圍碟，讓六人各照一面坐了。就叫晴霞坐在紹聞、隆吉中間。斟酒兩巡，希僑道：「昨日浙江朋友，送了我一幅西湖圖酒令，只用一個色子，各人占點，有秀士、美人、緇衣、羽士、俠客、漁翁六樣兒。如今現有六個人，不用占點，譚賢弟就是秀士，晴霞就是美人，老慧就是緇衣，老滿就是羽士，王賢弟就是俠客，我一發就是個打魚的漁翁。瑤琴兒，你把西湖圖展開，放在桌上，把碟子去了幾個，好玩。」眾人看那圖時，猶如兒童擲的圍棋一般，螺道盤中，一層一層兒進去。開首是湧金門，中間是一個湖心亭。眾人道：「不懂的。」滿相公又講了一會，說：「有現成令譜。」希僑道：「我就先擲。」恰恰擲了一個公，就是湧金門。展開令譜兒看，上面寫了六行字，一行雲：「漁翁負魚沽酒。飲巨杯，唱曲。」寶劍斟了一杯酒，放在主人面前。滿相公道：「還要唱個崑曲兒。」希僑笑道：「坑死我！我實不能唱，你替我罷。」晴霞道：「不准替。」希僑道：「我就唱，難為不死人。我唱那《敬德釣魚》罷。」只唱了一句《新水令》，忍不住自己笑了。說：「算了罷，算了罷。」

沒人再好意思催他，只得罷了。叫寶劍把一個銅漁翁放在湧金門上，記了馬兒。輪著滿相公擲，擲了一個四點，數在三生石上。令譜上寫：「到此滿座皆飲，擲者說笑話。」寶劍兒滿座斟了大杯。該滿相公說笑話，滿相公道：「我的笑話，卻不許你們笑。」眾人都笑了。希僑道：「說笑話，正要人笑，怎麼不叫人笑？你快說罷。」滿相公道：「我說完了。」希僑道：「你沒說哩。」滿相公道：「我说不許你笑，你們現今笑了，那就是我的笑話兒。」希僑把滿相公頭上打了一下兒，笑道：「單管胡賴，也罷。該王賢弟擲。」寶劍兒把一個萊石仙家放在三生石上，記了。王隆吉擲了一個六點，數在岳墳上。揭開令譜，上邊寫著：「俠士到此，痛飲三巨杯。一杯哭，二杯笑，三杯離座大舞。」寶劍拿過三個大杯，先斟一杯，放在隆吉面前。隆吉吃完了，希僑道：「該哭哩。」隆吉道：「這太難為人。」希僑不依，晴霞也不依。希僑道：「你昨日沒說，酒令大似軍令麼，如何不哭？」隆吉端的不肯。希僑道：「寶劍兒跪了，王大爺一天不哭，你再不許起來。」寶劍跪下。希僑又道：「你把酒杯兒頂在頭上。瑤琴，與他斟上一杯熱酒。叫他央王爺哭了，再奉這第二杯。」瑤琴、寶劍只得遵命而行。隆吉急了，說道：「我哭就是！」於是將袖子遮住臉，哼了一聲。希僑道：「不算。」紹聞道：「算了罷。」寶劍起來，奉上第二杯，隆吉吃完，希僑道：「該笑哩。」隆吉道：「竟是我哭不的，笑不的。」眾人笑了，隆吉也笑了。希僑道：「賢弟這就算笑了罷？」晴霞道：「就算了罷。」寶劍又奉上第三杯。隆吉吃完了，希僑道：「該離座起舞。」隆吉不肯。希僑道：「違令譜者，罰一大碗酒。」隆吉少不得離座，站在一旁，把手伸了一伸，說：「算了罷。」希僑道：「一定該打個拳套兒。」

慧照道：「單單的你要難為人，算了罷。」希僑道：「我留著難為你罷。就算了，算了。」寶劍兒把一個蜜蠟金老虎，放在岳墳上。該晴霞擲，晴霞拿起色子說道：「能好擲個不要百戲的罷。吃酒還不難。」擲了一個五點，數在蘇公堤上，令譜云：「桃柳交加，美人、秀士同飲三小杯。」寶劍兒斟了三小杯。希僑道：「你兩個該一遞一口兒把這三盅酒吃了。」看來譚紹聞此時，一定該推托不肯。但古人云，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」

紹聞與晴霞並坐時，已自暗通關節，恰好這個令又如此聯屬，二人果然依令而行。紹聞此時竟有了「此間樂，不思蜀」的意思了。寶劍兒把一個玉琢的靠石坐的美人，放在蘇公堤上記住。

希僑唱了一聲：「玉人兒啊！」晴霞瞅了一眼，道：「該你唱，你不唱；不該你唱，你卻要胡唱。」希僑笑道：「我只會這一句，再唱第二句，我就不能了。」該紹聞擲。紹聞竟也是不臉紅，也不手顫，拿起色子擲了一個兩點，心中還想數著一個有情趣的地方，不料數了一個冷泉亭。令譜雲：「凡到此者，飲涼水一小盞。」紹聞道：「斟一杯茶，算了罷。」希僑道：「你猜行也不行。」寶劍兒把茶鑊邊冷水舀了一盞兒，放在紹聞面前。紹聞道：「這還不苦人。」方伸手取冷水盞兒，晴霞拿過來潑在地下，說：「就算了罷，真個喝些些做啥哩。」希僑道：「眾位看麼，我就不敢再強了。」寶劍兒取過一個盤螭未刻的水晶圖書，放在冷泉亭上。該慧照擲。慧照擲了一個三點，數在放生池上。令譜雲：「緇衣放生，合手念阿彌陀佛。」慧照道：「罷，罷，不吃酒就好。」站起來，合手念了一句阿彌陀佛。希僑道：「打到你那熱窩窩裡了。太便宜你。」寶劍兒又取了一個象牙雕的彌勒佛，記在放生池上。又輪著希僑擲。

——也不暇細為鋪述。

大約擲了四五週，才到中間湖心亭上。隆吉早偏了三巨觥，後來又吃了兩大杯，五小盅兒。別人也吃了，都沒有隆吉吃的多。完了這個令，又抽一會狀元籌，又揭了一陣子酒牌。希僑酒興高，更要猜起拳來。舉手與晴霞猜，輸贏未定。只見隆吉把臉白了，說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緊著向外邊跑，早已未出而哇之。寶劍兒扶在椅子上，頭也歪了，也坐不住。希僑也醉了，罵寶劍道：「狗攬的，還不扶在牀上哩。」寶劍與瑤琴忙扶在牀上，只聽咽喉間一聲壅的響，又吐了一牀，連錦被緞褥都污了。紹聞也醉了，還略明白些，說道：「可惜壞了東西。」希僑道：「那個值什麼，我只心疼老慧紮的枕頭面兒。」又叫寶劍：「將王大爺吐的，即速收拾了。我們移在西亭上坐罷。」眾人一齊走到西亭上，上面橫著「慎思亭」三字匾。桌椅燭台火爐，自是不移而具的。這譚紹聞酒量不大，一轉動時，酒也上來了，天旋地磨，也就發起昏來。

且說王中，自午時來接主人，隔著幾層院子，那裡得見。

且又把角門鎖了，聲息也不相通。盛宅家人，只是邀著飲酒，王中那裡下得去。盛宅家人道：「王哥，你不知道，俺少爺留客，一定要昏黑的，半夜一夜，也還不定哩。不如咱們弄個賭兒耍罷。」王中道：「不會。」盛宅家人道：「不信！不信！」王中道：「委的不會。若不信，你只問這小伙計雙慶兒。」盛宅家人道：「俺們是要賭的。你是客，豈不慢待了王哥？」王中道：「不妨。」那些家人正趁著角門鎖了，外邊又叫了兩個房戶，竟是大賭起來。王中只得旁邊呆著，等著內邊消息。

等到日夕，只得央道：「哥們到後邊說一聲，我委的等急了。」內中一個道：「沒人敢去說。少爺性情，只怕罵的了不成。」

王中等至上燈時，宋祿、鄧祥套車來接。王中正著急時，只見寶劍兒打著燈籠出來，問道：「譚爺來人還在這裡麼？」王中急應道：「在這裡。」寶劍兒道：「少爺叫抬轎哩。譚爺醉了，叫用轎送回去哩。」王中忙道：「有車，有車。我跟你進去瞧瞧去，好一同兒走。」

王中與雙慶兒跟的進去，見少主人醉的動不得。盛公子也醉了，與那晴霞、慧照正嫖褻哩。吃了一驚，心中暗道：「咳，壞了！壞了！」慧照見有生人來，一溜煙走了。滿相公卻不醉，說：「你兩個是蕭牆街來人麼？」王中道：「是。」滿相公道：「你兩個扶譚爺回去罷。醉了，坐轎穩當些。」王中道：「有現成的車。」盛希僑瞪著眼大聲道：「不得走！住下還要吃酒哩。你回去罷。」王中道：「家中奶奶掛牽，來了兩替人。」滿相公向公子道：「譚爺家中無人，老太太掛心，叫他回去罷。」原來滿相公見醉了兩個，恐怕夜間難以伏侍，其先開角門叫轎夫，也是滿相公偷吩咐寶劍的話。盛公子道：「譚賢弟醒醒，盛價來接你。怕他，你就回去。」紹聞睜開眼，問道：「誰來了。」王中向前低聲說道：「天晚了，回去罷。」紹聞道：「你，你是誰？」王中道：「王中。」紹聞口中糊糊塗塗罵道：「賊狗攬的！我到家要打你三十鞭子。你去拿茶來我喝。」晴霞緊著要了一杯茶，捧與紹聞，說：「譚爺，喝茶罷。」紹聞把眼往上一翻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，我明日請你。你，你可一定要去。」

王中在一旁扶著，急的這頭上露水珠兒，如綠豆大亂滾，卻不是惱主人罵他。紹聞喝了半盅子茶起來，踉踉蹌蹌，說道：「我要走哩。」王中急忙攙住紹聞。紹聞把袖子一擺，幾乎把王中打倒。罵道：「賊狗攬的，我不醉。晴霞，你送我。」滿相公道：「老晴，你就去送。」盛公子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通看不上譚賢弟樣子。」紹聞道：「胡說。」盛公子也是有酒的人，說道：「這是啥話些？」紹聞道：「啥話？就是這話。」滿相公忙道：「客在咱家醉了。」盛公子道：「是！是！是！我送客。」

晴霞攙著紹聞，瑤琴打著燈籠頭裡照路，盛公子、滿相公跟著送。王中、雙慶兒幫著主人。

到了大門，紹聞口中呢呢叨叨，也不知說的什麼。晴霞低聲道：「譚爺上車罷。」紹聞道：「你也上車。」晴霞道：「我明早就去瞧去。」滿相公攙住說道：「大街上，叫他們回去罷。」

我打發譚爺上車。」王中幫著扶上車去。寶劍兒道：「少爺，這是譚爺贏的兩串錢，慧師傅分了一半。把錢放在車上罷。」盛公子道：「也罷。省的你明日去送。」這王中聽說「贏的錢」

三個字，真個是耳旁邊起了二個霹靂，心中暗叫了一聲：「哎呀！」盛公子見紹聞上車，高聲道：「有慢賢弟！」這車上已答應不出話來。

宋祿將車使開，雙慶打著燈籠，鄧祥、王中跟著。走了兩步，車上像是坐不住，倒了光景。王中疾忙上車，將少主人抱在懷裡，叫宋祿放慢些走著。

這盛公子回去，將寶劍兒安插在內省齋守著王隆吉。滿相公賬房去睡。晴霞與公子就在西亭子歇了。

單說王隆吉到雞叫時，酒醒了，吃了半碗冷茶。想著走時，又怕狗咬。少不得叫醒寶劍兒，看住狗。去到大門時，大腰掛有兩三道，一尺長的鎖鎖著。叫人開時，都是賭了一夜才睡的人，叫不醒一個兒。只得回來。日已出了，看見昨日吐壞的牀褥枕頭，一發心中不安的要緊，少不得又要走。寶劍兒在管門的牀席下摸著鑰匙，開了門。隆吉只說：「丟丑！丟丑！」疾忙走了。真個是：門中走出脫籠鳥，街上行來落水雞。

此是次日隆吉的光景。再說昨晚王中，車上抱著少主人，走到衙口，宋祿還往前走。王中道：「後門有兩盞燈兒，你沒見麼？還往那裡走！」宋祿道：「衙內窄，轉不過來車。」王中道：「不許倒退出來麼？」只聽趙大兒連聲說道：「來了！

來了！」王氏跑著說道：「咳，回來了罷。」宋祿把車使到後門住了。王中道：「相公醒醒，到家了。」王氏慌了，問道：「俺福兒有了病麼？」雙慶兒道：「是醉了。」王中與德喜、雙慶，在車上順拖下來。王氏道：「咳，這是怎的說？你們去了一千人，就叫俺孩子喝的這樣光景。」王中道：「那個得見哩。」王氏、趙大兒接住，攙到了樓下內房，放在牀上。舉燈看時，面無人色，眼往上翻，順口流涎。王氏慌的哭著說道：「我的兒呀！你休不得活了，可該怎的！」趙大兒道：「這全不妨事。是奶奶從不曾見過醉人。俺家我大，每逢到集上。

是個大醉，日夕回來時，挺在牀上，就像死人一般。到後半夜就醒了，要涼水喝。我見慣了，這沒啥大意思，奶奶休怕。」

冰梅道：「只與相公預備茶罷。」王中也到樓門問道：「大相公會兒酒醒了不曾？」趙大兒道：「還沒醒哩。」王中長吁了兩口氣，往前邊去了。

過了二更天，紹聞把手伸了一伸。王氏慌問道：「呀，你醒了？」紹聞把頭滾了兩滾，把手一撈，撈住王氏，問道：「這是誰。」王氏道：「兒呀，是我。我是娘哩。」紹聞呢呢喃喃說道：「我喝水。」王氏道：「冰梅，快拿那桌上溫茶來。」

王氏扶起來，說道：「福兒，這不是水，你喝。」紹聞喝了一陣。

王氏扶著坐了一坐，這酒就有幾分醒了。睜開眼，只顧四下亂看。王氏道：「你看什麼哩？這是咱家。你把我嚇死了。」紹聞也不答應。遲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咳，喝的太多了。」王氏道：「沒本事吃，你少吃一盅兒該怎的？」紹聞道：「他們只是胡鬧哩。」王中又到樓門，聽見少主人說話，到窗下問道：「大相公醒了？」王氏道：「過來了。」又叫趙大兒：「你們都睡去罷。」天只怕將明，大家歇了罷。」趙大兒去了。

冰梅拴上樓門，進的內房。紹聞道：「娘，你是我的老人家哩，你伏侍我，我心裡不安。往後只叫冰梅打發我罷了。我也不在這大牀上睡，我要另睡一張牀，各人方便些。」王氏道：「如今你睡罷，到明日我替你安置就是。」紹聞道：「如今抬一張小藤牀兒也不難。」王氏道：「安置停當了，天明了。我明日依著你說就是。咱都睡了罷。」紹聞道：「冰梅，你與我一杯茶來。」冰梅斟了一杯茶，遞與紹聞。王氏道：「吃了茶睡罷。」紹聞道：「今晚罷了，總是明日晚上，我不在大牀上睡。」王氏道：「我依你說就是。咱睡罷。」紹聞酒已醒卻八九分，不得已，只得仍舊睡訖。

這是譚紹聞一被隆吉所誘，結拜兄弟，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見過的，見了；平日不曾弄過的，弄了；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，也會想了。所以古人閱歷之談，說的著實怕人。說的什麼話？

聽我依口學舌述來：

子弟寧可不讀書，不可一日近匪人。

不是古人多迂闊，總緣事兒見的真。